

〔論文〕

# 邵阳花鼓戏剧本中的邵阳方言

王 振 宇

〈目 次〉 要旨

1. 关于邵阳花鼓戏及本文所用剧本
2. 先行研究
3. 花鼓戏剧本中的邵阳方言
4. 方言和非方言共存的花鼓戏剧本

## 要旨

邵陽花鼓戲は中国湖南省邵陽地区における伝統劇で台本などが邵陽方言で記されている。これまで邵陽花鼓戲の言葉に関する研究は極めて不十分であり、特に語彙や文法については殆ど考察がなされていない未開拓の状態である。本稿はこういった研究の空白を埋めるべく邵陽花鼓戲の3つの演目の台本を対象に考察を行った。従前の邵陽方言の研究書に収録されてない語彙などを蒐集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また、方言による劇の台本における特有の特徴もいくつか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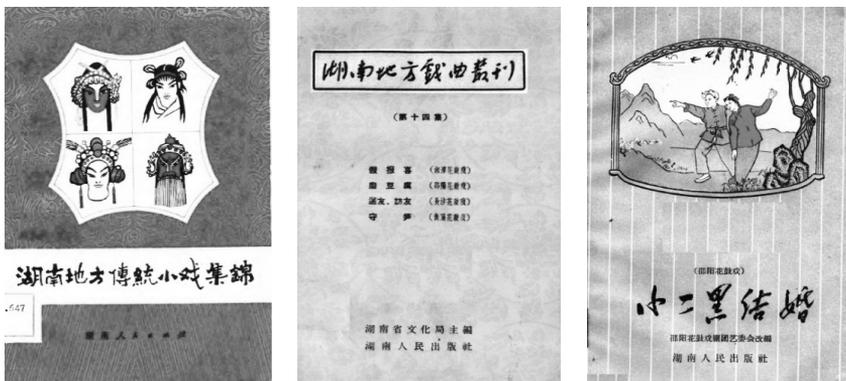
### 1. 关于邵阳花鼓戏及本文所用剧本

邵阳花鼓戏作为湖南省邵阳地区（旧宝庆府）的民间传统戏曲，流行于现在的邵阳市和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化等县市，以祁剧宝河派戏白结合邵阳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江学恭1999）。邵阳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本文以邵阳花鼓戏的三个剧本为对象，考察剧本中所使用邵阳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我们使用的剧本是《打鸟》（约6,000字）、《磨豆腐》（约4,500字）、《小二黑结婚》（约15,100字）。图1为收录这三个花鼓戏剧本的书影。《打鸟》和《磨豆腐》是邵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分别收录于《湖南地方传统小戏集锦》、《湖南地方戏曲丛刊》。《小二黑结婚》的剧本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该小说在1953年曾首次被改编为豫剧演出。

关于这三个花鼓戏的演出、剧本台词等情况整理如下。

#### i. 《打鸟》

此剧由邵阳市花鼓戏剧团首演。1955年获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剧本一等奖。1956年进京演出，剧本发表于《剧本》月刊。（作者小传）王佑生、鉗金宝均为邵阳花鼓戏著名演员。王佑生在《邵阳花鼓戏志》中有传。（李恕基编2000：197）



《打鸟》(《湖南地方传统小戏集锦》)

《磨豆腐》(《湖南地方戏曲丛刊》)

《小二黑结婚》

图1 邵阳花鼓戏剧本书影

## ii. 《磨豆腐》

“磨豆腐”是邵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原剧比较完整，邵阳花鼓戏剧团陈明生、王佑生梁同志在演出中，有将原剧色情部分的台词作了修改。这里选刊的即是他们的演出本，编辑时修改了少数方言，文字上亦稍作了整理。(湖南省文化局主编1957：17)

## iii. 《小二黑结婚》

此剧系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所编，反映了抗日时期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主，勇于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也反映了边区政府爱护人民支持这种斗争，批判改造了落后分子，打击了钻到革命阵营来的坏分子。此剧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供各地花鼓剧团上演。(邵阳花鼓戏剧团艺委会改编1958：内容提要)

## 2. 先行研究

林素娥(2006)对属于邵阳花鼓戏东路的“邵东花鼓戏”的音韵进行了研究，并将其与邵东方言、邵阳方言进行了比较，得出其音系的特点为“带有浓厚方言特点的官话”的结论。

总的说来，邵阳花鼓戏虽然大体上以当地方言为舞台语言，但因演出题材、音乐风格、演员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关系，其音韵也与当地方言有些许差别。最明显的是，土白音见少，整个音系可以认为是带有较浓厚方言特点的官话；而邵阳花鼓戏音韵不同于当地方言，表明不同音乐风格的地方戏曲之间在舞台艺术语言上的互相影响。（游汝杰编2006：461）

林素娥（2006）对邵阳花鼓戏的研究主要在音韵方面，而何建（2006）则主要从韵律和修辞角度分析了湖南花鼓戏的唱词，而对邵阳花鼓戏中的方言词汇及语法特点方面的考察至今并未多见。本文的意义在于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归纳一些邵阳花鼓戏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本文的例句中，如果是出自花鼓戏剧本的，都会在各例句后面标记剧本名的简称：《打鸟》略写为《打》，《磨豆腐》略写为《磨》，《小二黑结婚》略写为《小》。没有标记出处的例句为笔者所作的句子，作者的母语为邵阳市区方言。

### 3. 花鼓戏剧本中的邵阳方言

储泽祥（1998）是迄今为止关于邵阳方言最为全面和详尽的专著，收集了邵阳方言的29类3500条词汇。本章列举的词汇大多是未被该书收录而又出现在邵阳花鼓戏剧本中的词汇。

#### 3.1 花鼓戏剧本中的方言词汇

##### 3.1.1 爱

邵阳方言的“爱”除了“喜欢”义（（1）、（2））以外，还可以表示“乐意、愿意做某事”的意义（（3）、（4）），普通话的“爱”不具备后者的意义。

（1）毛母：哎呀！你这个妹子，娘要你不开门，你就不耐烦！——娘不爱你了。（《打》）

（2）毛母：听到讲有个三毛箭，爱打鸟，……（《打》）

- (3) 孙彩花：我不爱跟你讲哩，我到大伯娘屋里去耍下着。(《磨》)
- (4) 孙彩花：好，那你去，我不爱去了，我回去。(《磨》)
- 表示“不乐意、不愿意”义的“不爱”还常用于“不爱+动词+得”的句型，表示“不乐意，不情愿做某事”。
- (5) 孙彩花：磨豆腐，我不爱磨得。(《磨》)
- (6) 孙彩花：推豆腐都有么子歌唱得的，我不爱唱得！(《磨》)
- (7) 屡教不改，我连爱讲得他。(屡教不改，我都不愿说他。)

### 3.1.2 现

《磨豆腐》的剧本中有“现话”一说法，是“之前说过的话”的意思。

- (8) 张古冬：你那句现话，收钱算账，坐柜房，当老板。(《磨》)
- 邵阳方言的“现”可以充当形容词表示“和之前一样的”、“原来的”等意义。除了“现话”，还有“现话”、“现菜”、“现饭”等说法。“现”在邵阳方言中是个非常能产的形容词。
- (9) 个只电视下是滴现人演的。(和以前电视)一样的人)
- (10) 你在现当等我。(老地方)
- (11) 他讲嘎一到又讲一到，尽讲现话。(他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是说一样的话。)

普通话中表示“现成”之义的“现”(如“现金”)与邵阳方言中的这种“现”有类似之处，但使用范围不大。“现”充当副词时表示“还”、“仍旧”等义。充当副词的“现”在三个剧本中都没有使用。

- (12) 我刚吃的那杯饮料蛮好吃，现要一杯一样的。
- (13) 你明日现来耍啊！
- (14) 书现在那里，没哪个担走。

### 3.1.3 只(隻)

邵阳方言中可以充当量词和结构助词的“只”(tɕa<sup>33</sup>)本字为“隻”，发音

上区别于充当副词表“仅仅”义的“只”(tsɿ<sup>55</sup>)。花鼓戏剧本中都写成“只”，本文随原文记载。

充当量词的“只”使用范围非常广，可以用来数“物”也可以用来数“人”。例如，下面句子中的“只”就充当了“字”、“人”、“歌”、“粑粑(糯米糕)”、“歌”、“树”、“鸟”、“伢子”、“妹子”等各种名词的量词。

(15) 不话清咯只娘字出来，你看，咯一下打起来，眉毛都要打弯你的。

(《磨》)

(16) 你看咯只要死的，我讲不磨豆腐，他讲么子天生一对，地生一担，还喊人来看喏。(《磨》)

(17) 哪个要你唱只咯样歌。(《磨》)

(18) 钱在抱肚里，买只粑粑吃。(《磨》)

(19) 呵，不要咯样的歌，那我又唱一只喏。(《磨》)

(20) 哪个要你唱拜香歌，要唱只相亲的歌。(《磨》)

(21) 咯只怪人呐，难道还有别个敢喊你做老婆，是张古冬喏！(《磨》)

(22) 你们大家来看喏，张家屋里咯对人崽子，硬是天生一对，地生一担，有只咯树，要只咯鸟来站，有只咯伢子，要只咯妹子来配，你讲好不好看？

(《磨》)

(23) 今早又是三只老鸦围在我屋上叫。(《小》)

(24) 小二黑真不是只东西。(《小》)

(25) 两个麻雀来赶食，两个头，两个尾，四只翅膀四只腿，四只眼睛共着两个荷包嘴。(《打》)

(26) 三毛箭：提个头？……我是一只箭多一个尾巴。

毛姑娘：一只箭多一个尾巴，……那不是拖尾巴箭。(《打》)

“只”还充当结构助词，相当于普通话中助词“的”。

(27) 我是张古冬只娘。(《磨》)

(28) 你讲是我只娘，不话清咯只娘字出来，你看，咯一下打起来，眉毛都要打弯你的。(《磨》)

- (29) 我!我是你只老婆娘。你打啫! (《磨》)
- (30) 呵!是我只老婆娘啫,那我爱还爱不了,怎么还舍得打你! (《磨》)

### 3.1.4 寻

在邵阳方言中老派一般用“寻”而不用“找”。

- (31) 妈妈,怕别个进屋来寻杯茶吃,那有么子要紧。(《打》)
- (32) 他天天寻我吵,闹过莫停莫歇,……(《小》)
- (33) 我公公着急了,怕我是什么妖怪寻到,请个巫师来作法,……(《小》)
- (34) 哎呀!正是我妈妈来寻我了,怎么办?(《小》)

“寻”颇具有文言色彩,这正符合唱词的书面语性质,在唱词中就有下面两例。

- (35) 眼看太阳下西岭,鸟儿归巢近黄昏,刘家坳家家我都走尽,这时又往何处寻。(《小》)
- (36) 我到村里去把他寻。一步来在小茅岭,弯弯曲曲道不平,高高低低路难走,一脚浅来一脚深。(《小》)

### 3.1.5 先

“先”在邵阳方言中除了可以表示普通话相同的意义之外,还可以表示“刚才”的意义。例如第一例是普通话相同意义的“先”,第二例是邵阳方言特有的表“刚才”义的“先”。

- (37) 打野猪,要人手,先要挡住野猪的路,再叫一人去唤狗。
- (38) 三毛箭:扒了你个叫鸡去了!

毛姑娘:嗯,我屋里又冇得叫鸡,只有鸡婆。

三毛箭:哎,我先讲扒了鸡婆就好了。(《打》)

以上具体介绍了几个邵阳方言的特色词汇。此外,我们还从剧本中收集到一些,将其对应的普通话的说法以及用例归纳在下面。

邵阳方言	普通话	例句
屋	家	(39) 我一个人在屋里不怕? (《打》) (40) 我到大伯娘屋里去耍下着。(《磨》) (41) 前天我到她屋里去玩, 小芹做起那个样子 (《小》) (42) 别个有钱请不到, 我家无钱问起来 (《打》)
别个	别人	(43) 难道还有别个敢喊你做老婆 (《磨》) (44) 不是他那还有别个? (《小》)
何得了 (禾得了)	如何是好	(45) 我妈妈回来了! 何得了! (《打》) (46) 禾得了喏, 当真漏出好多豆浆, 来, 来, 把它摆正下着。(《磨》) (47) 我养出这样的好女, 对娘讲这样的话! 何得了啊! (《小》)
害死了	完了	(48) 害死了! 我妈妈回来了! 何得了! (《打》) (49) 哎呀! 他就是三毛箭呀! 害死了! (《打》)
吃	喝	(50) 你要吃茶? (《打》)
	喝	(51) 大家都来听歌子, 边听歌子边吃酒 (《磨》)
	抽(烟)	(52) 我又不吃烟, 要火做么子? (《打》)
	吃	(53) 大伯娘, 你老吃饭了吗? (《磨》)
天光	天亮	(54) 夜晚闹到大天光, 天光又闹到天墨黑 (《小》)
通味	知趣	(55) 你要通味点, 你是有老婆的人 (《小》)
可恼	让人恼怒	(56) 小芹真可恼, 架子比天高。(《小》)
打摆子	疟疾	(57) 你怎么象打摆子一样? (《打》) (58) 什么借故不到, 你没看见我在家打摆子! (《小》)
发病	生病	(59) 你胡说, 我发病是实 (《小》)
养	生	(60) 哼, 来了几个月了, 屁都冒打一个, 还说养崽。 (《磨》) (61) 我养出这样的好女, 对娘讲这样的话! (《小》)

- 干子豆腐 香干豆腐 (62) 干子豆腐哎，放哎放五香。(《磨》)
- 男人家 老公 (63) 五金魁，男人家哎。(《磨》)
- 老婆子 老婆 (64) 嘿乐嘿乐嘿，老婆子哎。(《磨》)
- 间 间隔 (65) 间了好久没推，今天推下豆腐，好热！好热！  
(《磨》)
- 窗子眼 窗格 (66) 我从窗子眼里递给你，要不要得？(《打》)
- 招扶 打理 (67) 绣得好。(坐) 毛姑娘，你家里真清爽。我家里就  
照料 没有这样，没人招扶。(《打》)
- (68) 那你不是要做田里的工夫，又要招扶你妈妈？  
(《打》)
- 鱼崽崽 小鱼 (69) 请工人，要款待，不办豆腐就办鱼崽崽。(《打》)
- 老鼠子 老鼠 (70) 该死了，这么大的人还怕老鼠子！(《打》)
- 抽凳 搬凳子 (71) 是老人家来了，开门，抽凳，筛茶，端烟。(《打》)
- 筛茶 倒茶 同上
- 端烟 敬烟 同上
- 哈 傻 (72) 哈崽，只有老鼠子怕人！(《打》)
- 哈兴 傻瓜 (73) 装起的？把娘当哈兴。(《打》)
- 送节 过节送礼 (74) 过年过节，我男人来送节，我在房里看见也爱  
(《打》)
- 头丝 头发 (75) 老婆头丝两鬓蓬，八字眉毛两弯弓(《磨》)
- 抱肚 肚兜 (76) 钱在抱肚里，买只粑粑吃。(《磨》)

## 3.2 花鼓戏剧本中的方言语法

### 3.2.1 句尾助词的“着”

邵阳方言的句尾助词“着”表示“先时”义，即“先……再说”的意义。用于祈使句中的时候表示作为下一步的动作发生的条件，要求对方“先”做完

成个动作。

(77) 毛姑娘：要得，我点个火给你。

三毛箭：好，快开门。

毛姑娘：点起来着！（下，点火上）

三毛箭：点来没有？

毛姑娘：点来了。

三毛箭：开门罗！

毛姑娘：门不得开哩！（《打》）

(78) 张古冬：老婆，推完了吗？

孙彩花：推完了。

张古冬：唉呀，间了好久没推，今天推下豆腐，好热！好热！

（张用衣服扇汗，孙与之拭汗，稍息后，二人将磨子、盛豆腐的缸子放好，打扫，洗磨。）

张古冬：老婆，今天把一身都推痛了，你来帮我搥下背着。

孙彩花：我帮你搥？我也一身推疼，你做么子不帮我搥？（《磨》）

(79) 孙彩花：（惊）禾得了喏，当真漏出好多豆浆，来，来，把它摆正下着。

（《磨》）

疑问句尾的“着”能给疑问句添加一种诘问的语气。这种诘问语气产生的原因和“着”的“先时”义相关，即给句子添加了“先（回答问题）再说”的意义，将“回答问题”的行为作为一种条件提了出来。

(80) 装你老的声音，那又怎么装法着？（《打》）

(81) 三毛箭：是的，我在路上会到你妈妈，是你妈妈要我来陪你的。

毛姑娘：啊！你在路上会到我妈妈，是我妈妈要你来陪——我，——那我妈妈穿起什么衣服着？（《打》）

(82) 三毛箭：毛姑娘！你莫太挖苦了，做得咯样挖苦，我会烧掉你的茅棚的！

毛姑娘：你要烧掉我的茅棚子？你自己还没有火吃烟，哪里来的火烧着？（《打》）

### 3.2.2 表示可能义的“得”的句型

邵阳方言中使用“得”表示可能义比较有特色，“得”既可以用于动词之前，也可以用于之后，有“动词+得”、“动词+不得”、“得+动词”、“不得+动词”四种句型。我们在三个花鼓戏剧本中唯独没有找到“得+动词”的用例，将其它三个句型的用例归纳于下。

#### 3.2.2.1 “动词+得”

动词后的“得”表示“能够，可以”的意义。

- (83) 有道是金克木，火克金，成婚不得到终身！那讨得的？（《磨》）  
 (84) 张古冬，水都开了，下得石膏啞了！（《磨》）  
 (85) 你又讲得。（《磨》）  
 (86) 你这个混帐东西，怕由得你了吗？（《小》）  
 (87) 总是碰钉子。哼！这只怪得小二黑从中捣鬼。（《小》）

#### 3.2.2.2 “动词+不得”

即“动词+得”的否定式，表示“不能”义。“不”在口语中的发音是 [ŋ<sup>35</sup>]，剧本都写成“不”。3.2.2.1的几处对应的否定分别是“讨不得”、“下不得”、“讲不得”、“由不得”、“怪不得”。

- (88) 好，这个话唱不得，那我去门口看下有人没有。（《磨》）  
 (89) 我妈妈年纪老了，做不得么子事。（《打》）

#### 3.2.2.3 “不得+动词”

“不得”用在动词前面，即“不得+动词”的句型表示的是对可能性的否定，即某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低。

- (90) 那个妹子，我早就讲过，我是不得要的。（《小》）  
 (91) 二黑哥，这下你爸爸再不得恩典恩典了。（《小》）  
 (92) 你屋娘也不得装神弄鬼了。（《小》）  
 (93) 有道是金克木，火克金，成婚不得到终身！（《小》）

(94) 为父的阴阳八卦妙，算来不得差丝毫。(《小》)

(95) 三毛箭：开门罗！

毛姑娘：门不得开哩！（《打》）

#### 4. 方言和非方言共存的花鼓戏剧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邵阳花鼓戏剧本中有邵阳方言特色的部分词和语法现象。其实在我们收集到的花鼓戏剧本中还存在不少非邵阳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例如，以下所举台词中的“知道”、“为什么”、“怎么”颇具书面语或者普通话色彩，都不是地道的邵阳方言。

(96) 待我开门来观看，妈妈知道难顶当。(《打》)

(97) 我们两个好，区长、村长都知道。(《小》)

(98) 要讲不听话，平常又听话，今天为什么不听话了？(《打》)

(99) 是我只老婆娘喏，那我爱还爱不了，怎么还舍得打你！（《磨》）

(100) 小芹，你今天为什么不来找我了？(《小》)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剧本中的语言 and 实际使用的邵阳方言之间存在的差异？

游汝杰（2006）中的一部分论述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线索。游汝杰先生在论述地方戏剧和方言的关系时提出“社会方言”和“地点方言”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地方戏曲发展到现代，演员实际演出语言，并不纯粹是某一种地点方言，而只是以它作为底子而已。这种演出语言与在社会生活实际使用的语言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它与任何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地方方言都有所不同。所以地方戏曲的语言实在是一种社会方言，而不是地域方言之一的地点方言。（游汝杰2006：4）

也就是说，邵阳花鼓戏剧本中的方言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方言，它和实际在邵阳地区为邵阳人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地点方言是存在差异的。

游汝杰(2006)归纳了作为社会方言的戏曲语言的五个特点:掺杂性、保守性、演员影响戏曲语言的发展方向、变异性、向官话和书面语靠拢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五个特点说明邵阳花鼓戏中存在的一些方言和非方言并存的现象,本节将考察“掺杂性”和“向官话和书面语靠拢”的两个特点在邵阳花鼓戏剧本中的具体表现。(游汝杰2006:4)

#### 4.1 掺杂性

戏曲中的掺杂性指的是一种地方戏的演出语言中掺入外地方言因素的现象。游汝杰(2006)主要从地方戏去外地表演、招收外地演员等角度分析了其原因。

一种地方戏在某一地形成、成长后,自然要到邻近地区,甚至离家乡较远的地区去演出,以求发展。为了吸引外地的观众,使他们听得懂,就要吸收外地方言的成分。外地如果成立演出同一剧种的剧社,就可能招收当地的演员,而在演出语言中掺入外地方言因素。为了适应新的流布地区的观众的需要,吸收当地方言的成分,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此外,不同的地方戏相互之间也可能交流、融合。所以有的剧种发展到现代,其演出语言与其初始的方言系统已有较大差别。(游汝杰2006:8)

花鼓戏剧本中语言掺杂性的现象非常明显。下面我们以疑问代词为例看看这个问题。

邵阳方言口语中询问理由的疑问代词是“何 $\square$  vo12 ka42”、“何的 vo12 ti42”(储泽祥1998),可是如表1所示,在三个花鼓戏剧本中,只有《打鸟》剧本中使用了4例。《磨豆腐》和《小二黑结婚》中竟然一例都没有出现。

- (101) 何解还不开? (《打》)
- (102) 有得火,你屋顶上何解出烟? (《打》)
- (103) 三毛箭,你何解到我家里来了? (《打》)
- (104) 何解怕我骂? (《打》)

使用得最多的是“怎么”，其次是“为什么”。这两个疑问代词在邵阳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的。以下这几个句子都是邵阳方言和普通话掺杂的典型。比如第一句中的“哈兴（傻瓜）”、第二句中的“婆娘”、第三局中的“晓得”都是邵阳方言。

(105) 装起的？把娘当哈兴。你怎么象打摆子一样？（《打》）

(106) 是我只老婆娘喏，那我爱还爱不了，怎么还舍得打你！（《磨》）

(107) 看！我怎么晓得？（《小》）

表1 剧本中“为什么”的表达方式

	《打鸟》	《磨豆腐》	《小二黑结婚》
怎么	9例	5例	35例
为什么	4例	0例	7例
何口（包括“何解”）	4例	0例	0例
为何	2例	0例	2例

我们认为这种掺杂性也是具有选择性的。譬如，相当于“谁”的疑问代词在《打鸟》和《磨豆腐》中都使用“哪个”，并没有使用普通话的“谁”。那么为什么剧本使用“哪个”而不使用“何的”、“么子”呢？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哪个”在南方广大区域都使用，其通用范围比“何的”更广，所以被剧本作者接受使用。

(83) 三毛箭：你是哪个？

毛姑娘：（粗声）是我。（《打》）

(84) 孙彩花：哪个要你唱只咯样歌。

张古冬：呵，不要咯样的歌，那我又唱一只喏。（《磨》）

(85) 二孔明：怎么？依你这样讲，你硬是要讨小芹喏？

小二黑：这是我自己的事，你管我讨哪个。（《小》）

《小二黑结婚》因为改自小说，而且其舞台是北方官话区，所以其邵阳花鼓戏的剧本中是“谁”和“哪个”并用，分别出现了8次和9次。

邵阳花鼓戏中所见的“掺杂性”不光只是和普通话“掺杂”，也能见到其

它地区的方言“掺杂”其中。譬如《小二黑结婚》中表示“妻子”的“媳妇”和“堂客”的称呼并不是邵阳方言，邵阳方言称“妻子”为“婆娘”。北方一些地方称“妻子”为“媳妇”，湖南长沙等地称“妻子”为“堂客”。这种“掺杂”可能是小说《小二黑结婚》被全国以及长沙等地广泛改编为花鼓戏，部分台词收到外地方言影响的结果。

(86) 大的娶了媳妇，小的未讨堂客。前年七八月，来了个难民李大伯，只因没饭吃，要把他十岁的姑娘嫁把我家二黑做个堂客。(《小》)

#### 4.2 向官话和书面语靠拢的倾向

这一特点“表现在多用文读音、文读音，尽量靠拢书面语语法。大段大段的对白和唱词实际上往往只是用本地字音读出书面语而已。(游汝杰2006)”。邵阳花鼓戏有这样的例子可以作为该论述的佐证。“知道”在邵阳方言口语中的说法是“晓得”，在《打鸟》的对白中“(不)晓得”出现了11次，而“(不)知(道)”出现了五次，并且这五次均为唱词。

(87) 毛姑娘(唱): 但不知哥哥爱我哪点好? (《打》)

(88) 毛姑娘(唱): 妈妈出外去烧香,  
学习针指莫迟慢,  
专心专意把花儿绣,  
绣只蝴蝶伴牡丹。  
将身且把小房上,  
耳听门外闹洋洋,  
待我开门来观看,  
妈妈知道难顶当。(《打》)

(89) 三毛箭(唱): 毛姑娘我对你早有一片爱慕心,  
不知你有情无情? (《打》)

(90) 毛姑娘(唱): 但不知哥哥爱我哪点好? (《打》)

此外在邵阳花鼓戏中还有“为娘(的)”、“郎”、“妹”、“奴家”等称呼，

这些称呼都具有古语或书面语的特色，是口语中绝对不使用的，都可以看作“和书面语靠拢”的体现。

(91) 毛母：莫讲了？那是这样，有人来叫门，你就装起为娘的声音回话。

（《打》）

(92) 毛母：你把香篮拿来，为娘的去了。（《打》）

(93) 毛母（唱）：要听为娘来训教，

免得为娘把心操。（《打》）

(94) 三毛箭（装女声）：哪个？

毛母：为娘的。（《打》）

(95) 毛姑娘、三毛箭（唱）：郎妹两人心连心，好比鸳鸯不离分。（《打》）

(96) 孙彩花：嘿乐嘿乐嘿，古冬哥哥暖。

天不平，地不平，

爹娘作事不公平，

大姐姐，出了嫁，

二姐姐，早嫁人。

只有奴家八字苦，

二十二岁未出门，

自从嫁到你家内，

夫妻相爱又相亲。（《磨》）

这种“向官话和书面语靠拢的倾向”还体现在否定副词的使用上。邵阳方言的否定副词据储泽祥（1998）的归纳，一共有□ŋ<sup>35</sup>（有的书也用同音字标记为“嗯”）、没 mo<sup>35</sup>、莫 mo<sup>35</sup> 三个，其中表示过去和现在客观叙述的“没”和将来祈使性否定的“莫”发音相同。

表 2 邵阳方言的否定副词

发音	$\eta^{35}$	$mo^{35}$	
词形	□	没	莫
用法	主观意愿	过去和现在的客观叙述	将来的祈使性否定
例句	□晓得。□肯讲。□去。	没来。没红。	莫讲。莫去长沙。

(根据储泽祥1998作成)

《打鸟》剧本中使用的否定副词有：不（96例）、莫（22例）、没（13例）。《磨豆腐》剧本中使用的否定副词主要有：不（52例）、冒（9例）、莫（3例），其中“冒”相当于“没”。《小二黑结婚》中的否定副词主要有：“不”（242例）、“没”（39例）、“莫”（23例）。三个剧本中都没有用到表示主观意愿的“□ $\eta^{35}$ ”，而使用书面语性质的否定副词“不”。下面花鼓戏台词中的“不晓得”、“不肯”、“不去”等依据表2的描述，在邵阳方言中都应该使用否定词“□ $\eta^{35}$ ”。

(97) 啊！你是毛姑娘呵！（自语）我还不晓得你是毛姑娘。（《打》）

(98) 要得，你推那头，老婆，你晓不晓得喂？（《磨》）

(99) 你不晓得，我也不晓得。（《小》）

(100) 不晓得管教管教！自从盘古开天地，婚姻之事，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由得他。（《小》）

(101) 不爱磨，做么子不爱磨？（《磨》）

(102) 有些人就是不肯和我对亲，说我名声不正。（《小》）

(103) 打摆子，说得多么好听，分明是假装发病，不去开会。（《小》）

(104) 好，这个话唱不得，那我去门口看下有人没有。（《磨》）

(105) 二孔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也不听了！

小二黑：那是早先的皇历，如今用不上了！（《小》）

### 先行研究

储泽祥（1998）《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省文化局主编（1957）《磨豆腐》，《湖南地方戏曲丛刊（第十四集）》。湖南人

民出版社。

湖南省文化厅编（2009）《湖南戏曲音乐集成4》。湖南文艺出版社。

江学恭（1999）《邵阳花鼓戏》，《三湘纵横》。

李恕基编（1981）《打鸟》，《湖南地方传统小戏集锦》，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恕基编（2000）《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戏曲方阵》，湖南文艺出版社。

林素娥（2006）《第八章 湖南花鼓戏音韵研究》，游汝杰编《地方戏曲音韵研究》。  
商务印书馆。

邵阳花鼓戏剧团艺委会改编（1958）《小二黑结婚》，原著：赵树理，湖南人民出版社。

游汝杰编（2006）《地方戏曲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付記〕

本稿は日本学術振興会の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若手研究（B）「消滅危機に瀕した中国湖南省邵陽県平話の緊急調査」（課題番号：16K16829、研究代表者：王振宇）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